劒笑

劍筴第二卷標目

緗豔篇 凡二十九事 凡四十條

薛燭相純鈞劍

風湖子相湛盧劍

風胡子相太阿劍

魯季孫數劍

函治氏屬劍

莊生說劍

蒲元辨劍

抱朴子論劍

雷煥識延津劍

江淹讃劍

沈東美劍

胡人冠破山劍

地鏡圖劍

刎笑第二

明豐城錢希言簡棲　雲杜李維楨評　武陵楊鶴授録

繩豔篇　繩之譽之也此篇紀古之善相刎者

笑曰良冶尚矣鑒賞爲難九方皐之馬也浮丘公之隺也伯益之禽言也鍾子期之琴也師曠之律而吳札之樂也豈其侈于博物已乎斯皆有神識寄焉葢微獨相刎爾矣夫士不遇徒以窮困終

其身雖有夷由之操閔賜之才卒與雲煙俱淪何繇自見是令棠溪終于刈葵而鉛刀御割劇之能也可勝數哉可勝數哉綜春秋以下善相劒者若而人載在典籍刻畫丹青惟風胡薛燭之儔尤其著者莫不口如懸河舌如電光大言雕辯能使白馬孤犢失其辭疇謂世無眞賞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箴繩豔

薛燭相純鈎劒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劒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劒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珽劒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珽劒也夫珽劒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珽劒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珽劒也珽劒者金錫和

同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劒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劒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鑷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寤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鈲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

渾如水之溢于塘觀其斷巖巉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氷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洒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

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劒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爲

者炙魚者引劒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漢趙曄越絶書

唐崔融詠珤劒詩

珤劒出昆吾龜龍夾采符五精初獻術千戶競論都匣氣衝

牛斗山形轉轆轤欲知天下貴持此問

風胡

謹按唐盧照鄰詩有俱邀俠客芙蓉劒共宿倡家桃李蹊之句李白詩亦云秋蓮光出匣劒華明無人皆用此事今人則直指劒爲夫容矣

湛盧之劒惡闔廬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

風湖子相湛盧劒越絕書湖作胡

寡人臥覺而得琁劒不知其名是何劒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劒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劒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劒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治子造劒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劒逆

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盤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

其值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合合字一作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則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鋼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耶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珽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珽閭盧

聞楚得湛盧之劒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即侯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爲闔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爲三年何也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灊吳越春秋吳王之女有所恚于王女遂自殺王痛之

葢于閶門外文石爲槨高城深池珍玩人馬以殉葬國人哀之湛盧之劒夜飛去楚楚昭王覺劒在其牀首昭王召風胡子而問焉對曰越獻劒於吳名曰湛盧人君有過則去適它國耆吳王葬女奢侈以人從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吳越春秋

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武帝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于江淮閒虛其地

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張勃吳錄云閩越王冶鑄地故曰安民王冶此不應偏以受名蓋勾踐冶鑄之所故謂之治乎閩中有山名湛疑湛山之鑪鑄劒爲湛鑪也後分冶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爲建安郡領縣

七 宋書州郡志

古劒有沈盧魚腸之名沈湛音 沈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爲刃柔鐵爲莖幹不爾則多斷折劒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蟠鋼劒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褫去脇視見其腸正如今之蟠鋼劒文也夢溪筆談

宋鮑昭詩 雙劒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

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里倘還幷

唐李白古風

琁劒雙蛟龍雪花照夫容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滅巳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偏神物會當逢

風胡子相太阿劒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于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上一作市畢成

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絶晉鄭王聞而求之

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聞之引太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劒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劒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劒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

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疑古藏字）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池（疑闕）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

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越絕書

晉張協七命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鍱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氷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

陸洒奔驅斷浮翮以爲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眞靈班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重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耀無窮擇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服從九國横制八戎小子兼附函夏承風北盖祢世之神兵

太阿劒銘

太阿之劒世識其真淬以越

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士從軌

楚辭 鉛刀進御遙棄太阿

謹按晉太康地記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故劍名龍泉楚之寶劍也

魯季孫歎劍

闔閭既得寶劍適會魯使聘于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

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吳越春秋

函冶氏屬劒

司寇布爲周最說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函姓冶氏缺官爲齊太公田和買良劒公不知善歸其劒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欲使衆識其良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戰國策

莊生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于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于金太子曰聞夫子

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

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

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
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
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
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
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
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
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

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

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于鬭
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
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
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文
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莊子

莊子論干越劍

干越㻇劒名莊子曰夫有干越之劒匣而藏之不敢用㻇之至也干谿越山出名劒 莊子

唐張祜題弋陽館詩 一葉飄然下弋陽殘霞昏日樹蒼蒼吳谿漫汗干將劒却是猿聲斷客腸

謹按呂氏春秋荆次非得㻇劒于干越一本作干隧今餘干羊角山有干越亭世本字條谿所建相傳餘干故越之西境為越餘地故曰餘干

楚襄王寃腸劒

楚襄王與群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劒

異苑

曾從子相劒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彊而富衛弱而

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韓非子

魏子順識別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示東方諸國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孔叢子

聖證論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言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馬服君論劒

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

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釣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釣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 戰國策

墨子論劍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鋣 墨子

蘇子論棠谿劍

燕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長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

堅甲盾鞮鍪鐵幕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劒皆能斬之革抉謂以革爲射決決射韝也㕹芮㕹音伐與瞂同謂楯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校也無不畢具戰國之時棠谿之地屬韓出金甚精利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戰國策

韓非子論劒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歐冶不能以必劒言雖歐冶善劒不能以必成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韓非子

尸子觀劒

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尸子

伍子胥解千金劒

五員如吳過荆至江上丈人度之絕江絕過
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
此千金劍也願獻之丈人呂氏春秋
伍子胥過江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
星北斗文其值百金吳越春秋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
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百金以與
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

爵執珪豈徒百金劒邪史記

呂氏相劒

相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劒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牣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又柔則錈堅則折劒折且錈焉得爲利劒劒之精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

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賢者之所廢也○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也○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爲劍工也 呂氏春秋

按後二說淮南子亦承之其文大畧同也

辨漢高祖劍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自稱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之

曰漢高爲泗上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別得七尺珽劍舍舊而服之漢之後世惟聞高祖以所佩劍斬白蛇而高帝常佩此劍即斬蛇之劍也馬縞中華古今注

淮南子論劍

夫純鉤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鉤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襞若魚腸者良劍也型一本作盧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龍舟也陸剸圜犀甲〇今劒或絶側羸文齧缺卷鋌而稱以頂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絶無側羸無文齧齒卷鋌鈍獘無刃託之爲楚項襄王所服劒故貴人慕而爭帶之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刃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也通人則不然腹劒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劒名也〇夫怯夫操利

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淅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幹爲武摺也）爲此棄干將鏌鋣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者齊于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畢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敵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所以貴

莫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折莫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淮南子

東方朔對劒

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鴻雁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前漢考異

魏文帝百辟劒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

辟珽劒長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厲以礛諸
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魏文帝
典論

昔周魯之珽赤刀孟勞楚越所稱太阿純
鈞余好擊劒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
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
充鑪巨橐自鼓靈物彷彿飛鳥翔舞以爲
三劒三刀三匕首因姿定名以銘其柎惜

乎不遇薛燭青萍也典論

亢倉子論甚景劍

甚景之劍感集曰日氣成紫蜺以之刈獲則與劚刃也無擇甚景神劍也劚鎒也神劍雖利以之穫稻猶司於鎒刃者也及夫凶邪流毒弗謂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千里之内不留行矣凶邪流毒溫疫之氣也此神劍之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内未嘗留止者也亢倉子

蕭元辨劍一作刃

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藝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劒言蜀惟江水爽洌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劒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 華陽國志

抱朴子論劒

夫劒戟不長于縫緝可以剸割象馬雖鑽不可剸割而長于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

也抱朴子

雷煥識延津劒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恒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惟司空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語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

曰是何祥也煥曰斑劍之精上徹于天耳
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
六十位登三事當得斑劍佩之斯言豈效
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
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
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
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
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

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黃土陽土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幷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珤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赤土陰土也報煥

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晉書

雷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上占晉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牛斗華問煥見之乎煥曰此謂珽劒氣華曰時有相吾者云君當貴達身佩珽劒此言效矣乃以煥為豐城

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劒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劒光豔照曜乃送一劒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劒華得劒并土曰此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劒鮮光愈亮及華誅劒亡玉匣莫知所在雷煥別傳

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冲斗牛張華使雷
煥爲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珽其
一拭以華陰之土光燿射人王子年拾遺記
吳未亡恒有紫氣見于牛斗之間占者以
爲吳方興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平此氣愈
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
問天文將來吉凶孔章曰無它象惟牛斗
之間有異氣是珽物之精上徹于天耳華

曰此氣是正始嘉平至今日衆咸謂孫氏之祥唯吾識其不然今聞子言乃玄識與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九尺開之得二劍一龍淵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龍淵而進之劍至張公于客發之光焰韡韡煥若電發雷次宗豫章記

吳未亡前常有紫赤氣見斗牛之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惟張茂先于天文尤精獨知爲神劒之氣非江南之祥祖台之志怪

沔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劒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晉張公遇害亦亡劒于是水後雷氏爲建安從事遲踐

瀨溪所留之劒忽於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劒後變爲龍故吳均劒騎詩云劒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爲驗矣水經注

唐李白梁甫吟張公兩龍劒神物各有時

李益樂府雙劒欲別風凄然雌沉水底雄上天江迴漢轉兩不見雲交雨合知何年古來萬事皆有命何用臨溯苦相連

江淹讚劒

永明初始造舊宮塋東北之地皆平岡邐隴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劒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歎其古異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涅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鉤之劒又汲冢中得一銅劒長三尺五

及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銕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于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銕足之鑄銅既難求銕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銕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銕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爲太子時鑄三鋌刀二匕首天下

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鉄不能復鑄銅矣
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
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
絕故爲此讚以明古今之事焉讚曰悠悠
開闢式聖式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
五才寔此爲先既古既曩誰測誰傳紛紛
百代事無不異況乃金鋉國之利罷風胡
專精歐冶妙思千古則出于今則秘聞之

釋經萬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多徒畏徒鏈徒銷聊聚一槩以明鴻路 江文通集

沈東美劒

唐人沈東美有古劒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李白見之曰是薛燭劒也其文曰終歸之埜鑿鋏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斯成 聞奇錄

詳按薛燭以相劒名于越未聞其爲劒也盖唐人之說如此

胡人玩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洗詣市有胡人求買初還一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可胡隨至其家愛玩不舍遂至百萬巳尅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貴價庭中有搗帛石以劍指之石即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歎曰劍光巳盡何得如此不復買

士人詰之胡曰此是破山劍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珽山今光鋩頓盡疑有所觸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之而去廣異記

地鏡圖劍

凡觀金玉珽劍銅銕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銕地鏡圖

卷終